

## V 向巨畫挑戰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我所有的僅是幾支羊毛筆，  
我就靠手中的筆玩弄乾坤，  
為中國藝術在海外打天下。

張大千  
潑墨青綠山水  
128×63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 張

大千步入七十歲的生涯是實至名歸了，每年維持在美國各大要城，甚至西歐與亞洲地區，至少舉行一次展覽。台北也在歷史博物館的主辦之下，陸續讓國人認識這個在國際間揚名的畫家。張大千自嘲說：「我所有的僅是幾支羊毛筆，我就靠手中的筆玩弄乾坤，為中國藝術在海外打天下。」其實也唯有靠他揮毫造化，才能生財養家，維續八德園頗為龐大的支出。有一次返台，張大千與友人暢遊橫貫公路，談及八德園，他說：「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不久，巴西即宣佈將與中共建交，而巴西政府計劃在八德園附近興建水壩，可惜連八德園也不能再留了。張大千於是毅然捨棄，遷往美西，舊金山卡美爾（Carmel）濱海小城重新「開疆闢土」。買下一屋，命名「環筆菴」，說的是葦路檻樓以啓山林。到了美西，距台灣近了，差不多每年返台訪

友敘舊。張大千一生「最識江湖大」，好熱鬧，愛朋友，在家也許唯我獨尊，對待外人却隨和客氣，待朋友則極為仁厚。因此也得到師友真誠傳授切磋，扶持珍惜。如此在台北與朋友看平劇、擺龍門陣，回到僑居地往往萎頓五、六天，情緒由昂揚興奮的高峰，跌至落寞寡歡的谷底，飲食無味，作畫無興，好久才能回復常態。他心中悄悄說「看山還看故山青」，終於選擇了台北做為他最後回歸的「故山」了。

●主意既定，張大千便托人在台北近郊外雙溪尋覓到一塊地。據說地主索價頗貴，張大千初看並不合意。但大環境景色很好，青山為屏，溪澗通流，雖然原為鹿苑，荒廢已久，雜草亂石遍佈。瀏覽間張大千發現牆角孤立白梅一株，為了這棵靜靜觸動心田的中國花，張大千立即返回地主家付下定金，前後不過廿分鐘。買地之後，請人照著北平四合院格局，建一



◎翻拍自Challenging the Past Roy Shigley 攝於19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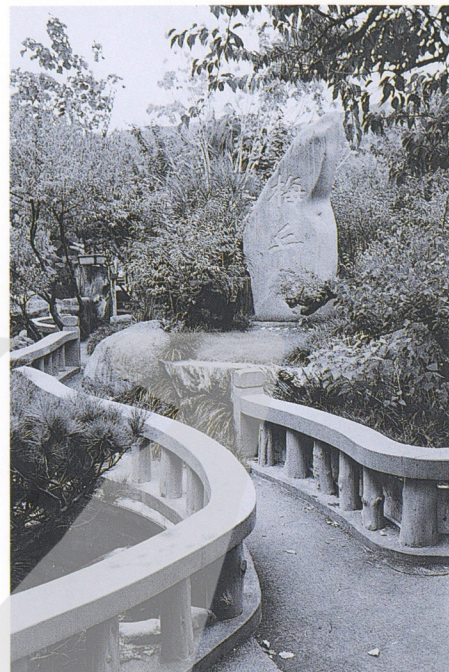


- 1 摩耶精舍大門  
張大千剛搬來時，  
四周猶一片荒蕪，  
如今大門深鎖，  
四周新蓋別墅林立，  
景色大不同前
- 2 摩耶精舍院後  
外雙溪在此  
一分為二
- 3 張大千與張群
- 4 張大千戴著  
一個眼罩畫荷



幢二層樓宅院，暗色瓦當，獅子重門，中間繞一個天井，有一彎魚池，再以水缸植荷，費盡苦心把海外安置有年的奇石、盆花都運回來，再次悉數佈置一個處處中國視野的起居環境。但無論如何，張大千每遷居一地，他的住宅格局是愈來愈小了。這個房子他命名為「摩耶精舍」，取意自佛教典故，摩耶為釋加佛之母，傳說此母腹內有三千大千，摩耶精舍也就是大千住宅，但說得極巧妙有味。

●張大千為了深濃不換的友情，回到台北，然而就在張大千督工建造精舍之時，他的義弟張目寒病重住院。張大千去探視一次哭一次，想來豪放的老人，情感豐沛誠摯，深得古人醇厚心地。當張目寒終於不治去逝，張大千哀慟逾常，執筆輓聯，錯寫三次未竟，說的是：「春草池堂生生世世為兄弟，對床燈光風風雨雨隔人天」。無論生前死後，張大千仍舊每月按



1 張大千  
攝於梅丘前  
2 張大千在卡美爾海濱  
發現這塊巨石  
自題「梅丘」鐫刻其上，  
它在摩耶精舍的綠意間，  
格外沈靜。



時為張家送生活津貼，張目寒的妻子雖極力辭謝，但不獲應允，以後張大千催促賣掉自己贈予張目寒的兩幅畫作，得款四百四十萬，悉數供張家遺族生活之用。

與朋友交，擲萬金資業，輕車馬衣裘如斯。張大千自己原有糖尿病，以致影響眼睛，目力受損，晚來又心臟不適，但他深惡入院，只有結交近五十載，情勝兄長的張群一句話，才會乖乖遵從。

●為了贈送一幅作品給旅日好友，祝賀開張新旅館，一句「您年紀體力恐怕不行……」的話，「激」得八十三歲的張大千像是賭氣，更像自我要求似的，接受一幅高一百八十公分，長十公尺的巨畫挑戰。畫的竟是他遊遍名川大山，唯一遺憾未去的廬山。舌下含著心臟鎮定片，他在家人扶助下，爬上訂做的高桌，去經營畫面上方的山水。為了這張巨無霸能放進畫室，還動工鋸掉了兩根樑柱。當眼前逐漸綿

互展開，工筆寫意，水墨青綠，深淺虛實，我們看見五老峰、黃龍潭、青玉峽、好漢坡、鄱陽湖和大、小孤山，也悄悄穿透了張大千這個人和他的藝術世界。一九八三年，「廬山圖」展出後三個月，張大千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平生無積蓄，兩袖清風，遺囑還將摩耶精舍及其所藏古代字畫捐贈國家。

●摩耶精舍中有塊重逾五千公斤的巨石，原在卡美爾海濱發現，遂僱工搬回環華菴，自題「梅丘」二字鐫刻其上，待精舍既成，又由海運回台北豎立於後院高處。

張大千靜臥「梅丘」底下已經九個年頭了，眼前老屋兩邊，新蓋小別墅圍牆上緣觸目的防盜刺欄，外雙溪裡垃圾可見，遙想「摩耶精舍背有山水，兩澗溪交匯，遇颱風暴雨山洪驟發，畫室也有進水三尺之災……」，山風吹過，我竟茫然不知身在何處。

儘管張大千足跡遍及世界，但令他神往的廬山，卻始終未曾去過。為了製作此圖，他找來木匠訂做一張大畫桌，還動工鋸掉了兩根樑柱。當眼前逐漸綿互展開，工筆寫意，水墨青綠，深淺虛實，我們看見五老峰、黃龍潭、青玉峽、好漢坡、鄱陽湖和大、小孤山，也悄悄穿透了他個人與他的藝術世界。

張大千 1982  
廬山圖  
橫卷絹本·水墨墨彩  
180×1080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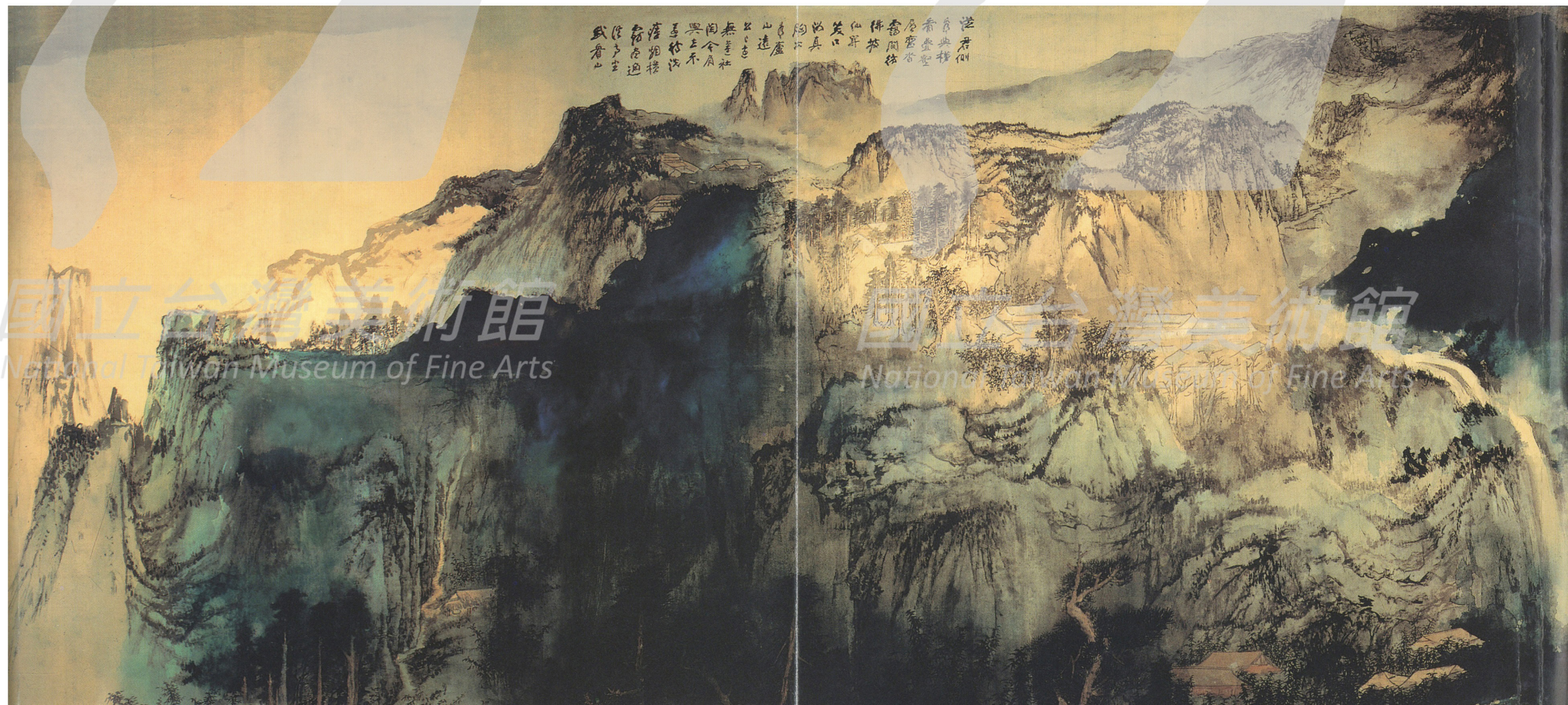
1



1 張大千  
作畫神情  
2 摩耶精舍  
入門牆內側書法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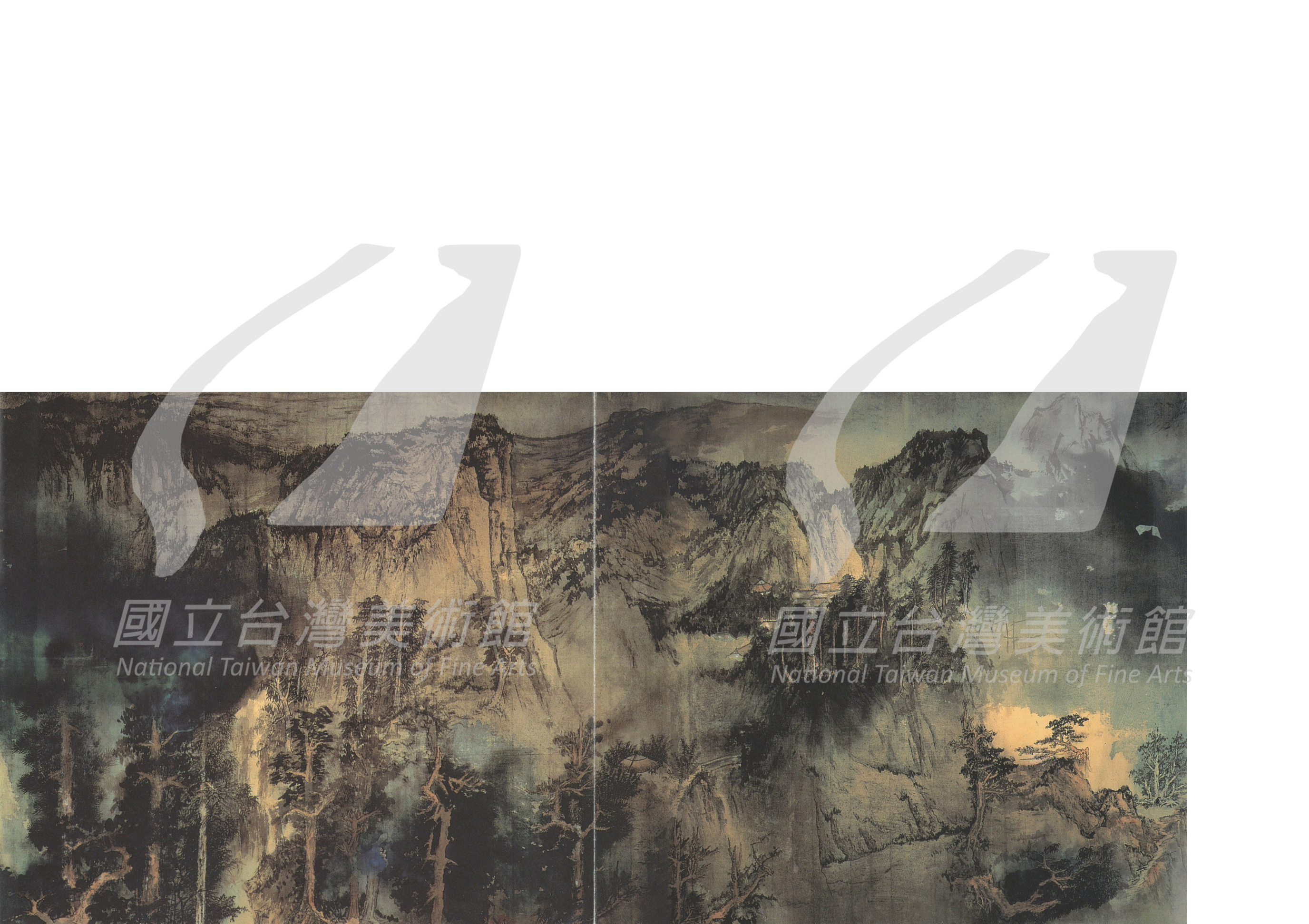


汪君側  
看雲壑  
層巒若  
畫圖  
仙舟  
笑口  
陶真  
山色  
遠  
無盡  
陶令  
興正  
馬松  
落烟  
宿石  
或看  
山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六十八年八月八日  
張大千先生  
畫於台北  
鄭公鄉之秋而零雨驟然  
池荷搖曳  
吳國光記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張大千 1979 颶風過後的荷花(局部) 70×136公分



此  
行  
短  
橋  
歸  
於  
絕  
中  
深  
入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